

灯下漫笔

民间纪事

## 岳父的一生

◆ 竹子

再过几天,就是清明节了。五年前清明节刚过,我最敬爱的岳父溘然长逝,走得那么突然,突然得让我来不及和他上最后一句话……每每想起这些,我便心碎不已。

记得他刚走的那些日子,很长一段时间,我几乎天天想起他,也曾无数次梦到他。那伟岸的身軀、儒雅的风度、严谨的作风、博学的知识、宽阔的胸怀、和善的性格,如高山仰止,令我受益终生。岳父对我一生的影响不能忘却了我的骨子里、脑海里,使我久久不能忘怀……以至于他走了很长时间,我总是觉得他还在,只是去了很远的地方。

岳父在世时,经常让我参与厂里一些重要文稿的起草,曾多次夸我说,我们家就你一个秀才才能写些文章。他说这话的时候,我曾不止一次地想着,以后等我退休了,一定要给岳父好好写篇文章记述他不平凡的一生,好让子孙永远记着,我们家有一位老人是多么了不起,我们有幸成为他的后裔又是多么引以为荣。

岳父的一生是充满坎坷的一生。他出生在20世纪60年代落后的农村,自幼丧父,小学没上完便辍学回家独自挑起家庭的重担。他先后在煤矿做过苦力,在工厂当过学徒,参加过公社文艺宣传队,天南地北地跑过业务,办过养鸡场、面粉厂,甚至到了而立之年还欠下巨额债务。但性格刚毅的他没有被困难吓倒,反而激起了他更大的创业勇气,到年过半百才创业成功,用他的辛勤汗水和艰苦打拼闯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路。由于他不怕难、不服输、善于学习、敢于创新,因此创办企业三五年时间便一举成为地方的纳税明星,成为一名对社会有贡献的人。后来该到享清福的时候,岳父却因为腿部骨折和心血管问题做了几次大的手术,这对于本来年轻时体力透支的他,严重影响了他的健康,最终导致了他过早离世。

岳父对我,如慈父,如老师,如朋友。我一直为能够有幸作为他的女婿为荣。在与他相处的日子里,他告诉我好多做人做事的道理,对我倾注了甚至比他自己孩子还多的厚爱。每每见到他,我们爷俩总有说不完的话题,或世界风云,或国家大事,或历史事件,或人生感悟,或家庭小事……他有什么话总爱给我聊聊,我们也都总能说到一块,因此在他高兴或不开心时,我都能深深体会。

岳父在的时候,特别是他生病以后的几年里,我每周回去看他,他总是一见面就想想方设法地让厨师给我们做好吃的。有好几次见家里有客人,我本想着坐坐就走,他不让,见拗不过他,我便留下来吃饭。每次走时都给我们准备好些东西,非得让我带回来。每每想起那些温馨画面,我的心里总是充满了无限感动。

岳父对人一向都是真诚的,无论是自家的亲人,或是乡里乡亲,哪怕不认识的人找他或有求于他。他常告诫我们说,乡亲们能够找你,说明你在他的心目中还有一点位置,如果连乡里乡亲都不找你了,你的做人就有大问题了,又怎能做好企业?诸如这些教我们做人做事的话,刚开始都不太懂,后来经过一件件事的印证,才逐渐懂得这些比金子都贵重的道理,并一直指引着我们不断前行。

我和妻子认识时,岳父已是远近闻名的企业家了,但他从来没有嫌弃过我这个农家子。我与妻子结婚后,他更是时时处处想着我们的难处,而他自己无论企业形势多好,总是坚持勤俭节约,也无论创业多么艰辛,也从来没有让我们受过委屈,他总是将最好的生活无条件地馈赠给我们,让我们衣食无忧……对于我们,岳父就是高山,也是我们最大的心灵依靠和精神寄托。俗话说,一个女婿半个儿。但作为他的女婿,我在他生前没有好好报答他的大恩大德,也不知每天都忙些啥。记得他走的那天是星期一,因为单位周一有例会,想着第二天一早去看他,并准备要用轮椅推着他去病房走廊里再转转,没想到这竟成了我和他最后的永别。

记得前一天去看他的时候,那时候的他已经被病痛折磨得说不出话来,我鼓励他尽快好起来,还没有抱上重孙子呢。他瞪大眼睛看着我,眼里闪着泪水,然后又控制不住地垂下眼睑,用最后的力气吃劲地拉了一下盖在他身上的薄被。我说别盖那么严实,透些气好。我站起来把挡在他脸前的被子往下拉了拉。他分明听懂了我的话,但他又拉了一下被子想蒙上脸。我以为他想要休息了,就没再坚持,只是无言地坐在他的病床前。现在想来,他是不想让我看到他瘦得不成样子的容颜……山高可攀,水阔可越,路断可修,灯熄可燃。苍天真是不公,为什么不让他这样好的一个人永远地留在我们身边?

子欲养而亲不待。只有亲人离去的时候,我们才对这句话有真切感悟。岳父走了五年,这五年我依然像他在世时一样,每周坚持带着孩子回去看望岳母,想着在我能够跑动的时候多回去看看,也给我的孩子们做个榜样,希望等他们长大了更加懂事明理,永远不要留下遗憾,也借此告慰我敬爱的岳父在天之灵。

父亲离开我们已经37年了。父亲是个自学成才的知识分子,1920年出生在中原腹地荥阳崔庙乡下。爷爷没有好家境,只有每天推了独轮车到煤窑上买煤卖煤,沿路叫卖。为了养家,爷爷累死在推煤的路上。

父亲是家中长子,有一个弟弟三个妹妹。当老大的自然承重,从小在荒瘠薄地上劳作,吃糠咽菜。少年的父亲没有机会读书,但是聪明好学。日本投降那年,内战打响,国民党大肆征兵,抽壮丁抽到大户家的儿子,在县医院舍不得儿子上战场,就买壮丁。25岁的父亲为了几块大洋,只好替人当兵去了。

父亲人缘好,又机敏,第一次上战场遭遇激烈战斗,长官在撤退中遭遇手榴弹,父亲想都没想就扑倒在长官身上,俩人都没有受伤,父亲冒死救人的举动使长官很感动,他看父亲仁厚机敏,就安排父亲做了卫生员。军队里,卫生员是白领。1948年父亲所在的部队起义,他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一名基层医务人员。

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,父亲报名上了前线。在一次激烈的战斗中,已经是中尉军医的父亲冒死穿过火线,把受伤的政委背了下来。1952年回国后,政委转业到北方当县委书记,老家在河南的父亲也被带去,在县医院当大夫。好景不长,1957年全国大规模反右,已任县委书记的政委被划成右派。父亲因为替政委抱不平被人告密,结果遭到批斗,被开除公职,打回老家。

从天堂跌入地狱。不知道当年父亲是怎样带着母亲、我和二弟溜溜回到老家的。还来得及及衣裤还乡,就被戴上右派帽子发配回老家。当时父亲的心情该有多灰暗?难以想象自保定回老家荥阳的漫漫长路,脚步该有多沉重。父亲回乡当上了赤脚医生。每天10个工分,补助是每月4块钱,后来涨到6块。随着小弟小妹的出生,生活负担越来越重,父亲没有怨言,每天背着药箱给人诊断看病。

乡下人身体不娇贵,一般的感冒发烧都挺着,只要能走路会喝水,就不去医院,实在挺不住了才找医生。为人和善的父亲深知乡亲的清

苦,他出诊不要出诊费,开方不要挂号费,作为全科医生啥病都看。后来大队给了两间房,办了个卫生所,渐渐地人们有个头痛脑热也来买几片APC吃吃,发一身汗就好了。遇到难症,父亲也会手到病除,老病慢性病,父亲也会对症下药。治不了的,父亲会催着转院。真是绝症,父亲也不会叫病人家里花冤枉钱。渐渐地,父亲在十里八村就有了名声。

那年我13岁,兄妹四人,一家六口人挤在三间茅草房里,我妈申请宅基地,大队不批。她不忿,联系几家孩子多住房少的邻居,准备挖土下窑坑,马上就被大队来人强行制止了。

年底我“初中”毕业,大队不推荐我上高中,14岁的我成了职业农民。因为父亲的问题我失去继续读书的资格,心底隐隐作痛。我身小力薄,母亲看我羸弱多病的身体,心底老大不忍。父亲就带我跟他学医。我心底不愿意,想着你救治了成百上千病人,还不是自身不保,不但自己受批斗,还影响儿子不能上高中。我不想学,但又不敢公开对抗,只是背着父母偷偷看文学作品。

父亲给我的第一本专业书是《人体解剖》,我把书的封面揭下来,覆在《基督山伯爵》上,因为是借来的“黄色小说”,不敢正大光明地看,就是在夜深人静时,点了挂在床头的油灯通夜速读。冬夜寒冷,村东头的窑洞结了厚冰,柿树落光了叶,村南村北荒岭秃地,没有一丝绿色,只有凛冽的冷风。天地寂静,无牛哞马嘶,无人语虫鸣。天快明的时候,铺天盖地的因意如水一样淹没了读书的人。

窗棂上糊的报纸早已糟朽,片片开裂,那风就从裂开处吹进来,将如豆的灯火吹引到连结的绳上。于是煤油灯掉落在被子上。火灾发生了。

等到我被炙痛惊醒,那不断扩展的霍霍暗火已把被子烧了锅盖大一个窟窿。我赤脚跳下地,端来墙角用来洗脸的半盆水循火浇下,又脚踩手按,最终消灭了恶火。身上吓出了一身冷汗。

恐惧如天幕一样裹挟着我。不准读书偷偷谈,熬了灯油又失火,这个祸闯大了。

满屋的烟味召来了家人,父亲一怒之下顺手抄起镰刀,将镰把抡圆了,劈头盖脸就是一顿

怒打。挨打的我忘记了疼痛,想起了江姐的坚贞不屈,想起了保尔·柯察金的钢铁意志……以此来抵御挨打的疼痛。

还有一次挨打。那年腊月,我家的新宅基地批下来了。父亲忙着准备打地基,叫我到下面的老宅拿东西。我下来看到村里好多年轻人在水泥台上打乒乓球,就想炫耀一下自己不错的球技。谁知开打就赢,一直坐庄,就把正事儿给忘到九霄云外。

正打得起劲,就见父亲怒气冲冲过来,一巴掌打在我的脑袋上,我眼冒金星,气血上涌,多年来淤积的怨怒一下迸发出来,我跳上球台歇斯底里喊道:打吧,你打死我!都怨你,我高中不能上,当兵不能当,人团入不了。活着啥意思,你打死我算了!

周围的喧闹突然静下来。父亲木呆了,他似乎看到一个陌生人。缓缓转身,蹒跚着走了。

从1958年父亲回到1978年20年间,父亲的精神生活苦乐交织。造反派一旦需要就拿他当靶子批斗,亲戚不理解,路过我家门口都绕道走,儿子不听话,将自己的一片苦心误解,而孩子的前途又葬送在自己手里。多少个深夜,我隐约听到父亲深深的叹息。

即使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下,父亲还是整天乐呵呵地背着红十字药箱,走村串户给乡亲看病治病。20年间,他从死神手里抢救过来的患者不下百人,他西医的诊疗实践经验也日益丰富。在此基础上,父亲不断学习,钻研中医,从《汤头歌诀》,到后来研究《本草纲目》,再后来结合针灸、拔罐和中草药给乡亲们治病。

1979年全国右派摘帽,我多次去县“摘帽办”,对方说你爸王育德不是右派,没有帽子可摘。全国的右派都摘帽了,我爸没有帽子,摘不了。无奈之下我写信给媒体。报社派人到父亲原单位,当年的县委书记平反恢复了工作,他清楚我父亲是受株连的,当年情况本来是要划我父亲右派的,但由于他们单位的指标已经划满了,没有帽子,就开除公职打回原籍了。我看过父亲的处理文件,上写“因病暂休”,这一休就是20年,乡下当他是右派20年。

翰墨飘香

## 慕名拜访碑刻艺术家

◆ 刘畅

初春时节,慕名拜访集诗、书、画、拓于一身的碑刻艺术家李青林先生。

碑碣文化源远流长。碑碣属于石刻,石刻源于岩画。岩画遍及世界五大洲,郑州具茨山岩画形成于4000多年前炎黄时期。古碑制式有圆顶碑、方顶碑,都有碑座。碑由碑额、碑身、碑座三部分构成。碑身一般由三个人完成:撰文、书丹、刊刻。古时制作一块碑,需要篆额、撰文、书写、刊刻四个人,如果再加拓印需要五个人。

在友人引领下,我们驱车来到翠松郁郁、花草扶疏、立有书翁白居易“莫道溱溱春光好,年年月月有人情”“郑风变已尽,溱洧至今情”诗句的两块太行石碑院内。

走进李青林工作室,首先感到耳目一新,为之一振,书法、绘画、书与画、诗文书画集于一碑,形式多样,琳琅满目。书法碑有甲骨、石鼓、金文、简、帛、篆、隶、魏、楷、行、草诸体,绘画碑有仕女、吉祥文化及对现代文化做出突出贡献的功勋人物、普通劳动者等,极尽赞美之情。从碑的内容看,文体有诗、词、文、歌、赋、铭等,尽显作者情怀。更让人感到意外的是,或上述诸体书法集于一碑,或诗文书画集于一石,撰写书法绘画与刊刻都出自李青林一人之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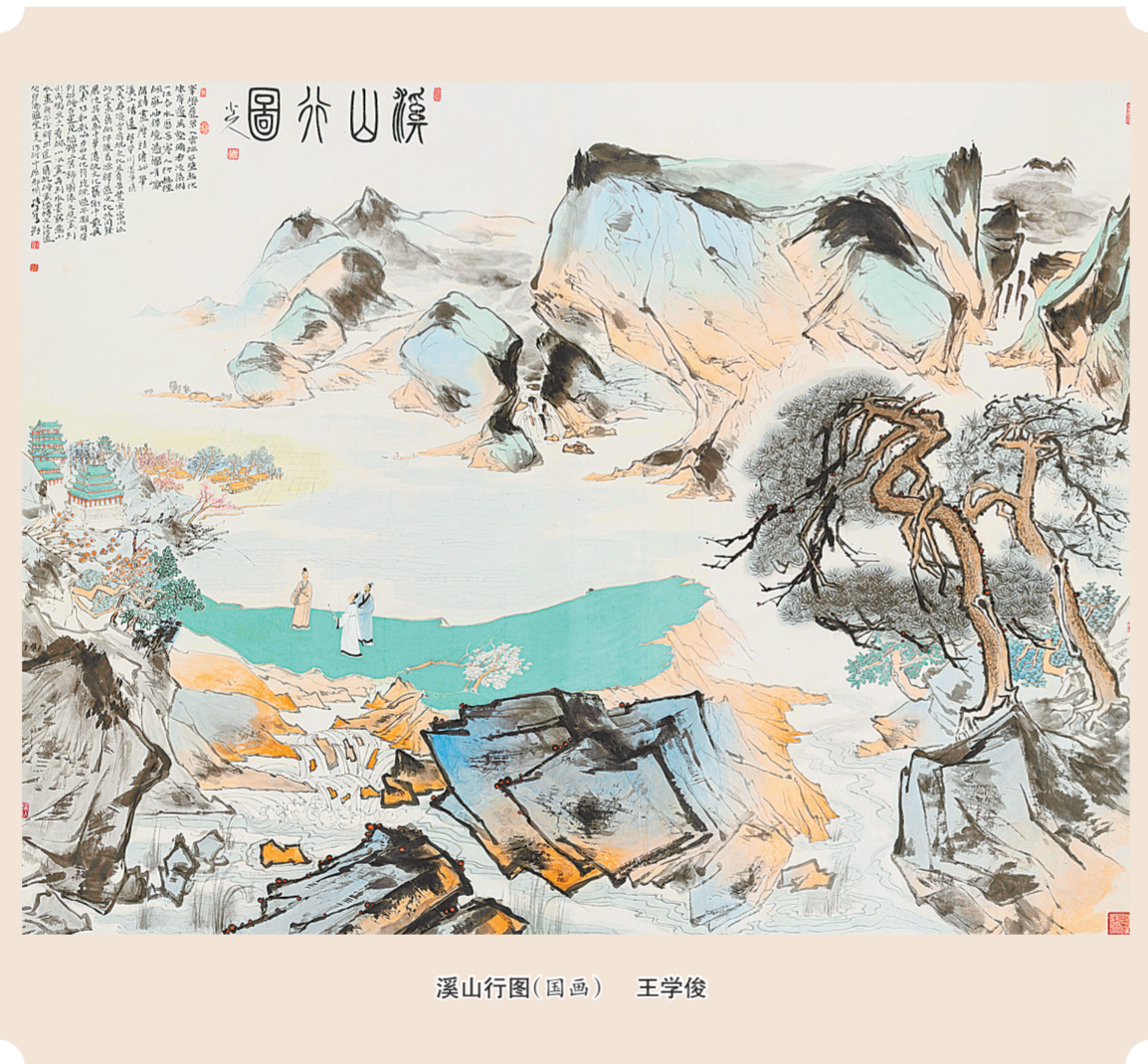
李青林文章得李铁城老先生真传,堪称现代雅文。这从《太昊伏羲之碑》可以看出。李青林是中华诗词学会会员,常在《中国诗歌》《中华诗赋》等媒体上读到。印象中的《月季花》是一首佳作:万卉芬芳尽绽新,不妒姘

媚静闲人。他花凋谢嫣然去,月月缤纷季季春。在网上搜同题诗名,映入眼帘的是宋代杨万里、张耒。张诗:月季只应天上物,四时荣谢色常同。可怜摇落西风里,又放寒枝数点红。李青林月季诗与碑刻诗词,读来各有意蕴。

李青林的书法,在工作室虽一览无余,然最能体现其风格特点的是《贾鲁河流翠》《文峰塔夕照》碑。20年前见到过李青林的书法,是在北京军事博物馆的一次展览,临魏碑。李青林以魏碑为基,化二王、石门、黄米意蕴,形成自己的独特风格。绘画是他专业,这次看碑,专业水平充分表现出来了。荣宝斋老经理侯恺画像碑,与以前网上看到他画的梁漱溟画像一样,把人物的神态、心灵都表现得淋漓尽致。

诗文书画再好,关键是用刀刊刻出来。据李青林讲,刀工上为了寻求古意,他经常到风景名胜、博物馆、古碑林、古遗址考察。在新都、荥阳居民家堆放的汉画砖上,偶然见到刻有遒劲效果的文字图案,铭记于心。经潜心研究,化入碑刻创作中。看碑上刀法,特别是表现行草书的浓笔、枯笔、飞白,宛如毛笔在宣纸上书写一般。其拓印效果更为明显。这种新创刀法,被人誉为“李氏刀法”,先生独创,堪称一绝。

这次拜访,还有意外收获。李青林为我们写了他在杭州参加全国经济学者年会期间,去普陀山船上撰写的楹联“银银河为酒,滬滩海写诗”,还送了《义方堂诗抄》作为纪念。



溪山行图(国画) 王学俊

朝花夕拾

## 沿着故乡弯弯的小路

◆ 李鸿雁

小婴儿。就是这个孩子,从此让奶奶牵挂挂肚,她几乎每天都要过去帮忙照顾一番。每逢冬季,天还没完全冷,自己孩子的棉衣还没顾上,她就早早为那个孩子做好了整套的棉衣。别人都说奶奶懂,她却总是感叹:“没娘疼的孩子太苦太可怜,能抗得了夏,不一定熬得了寒啊!”

有年冬天,下着大雪,村头一间破屋里来了一家三口逃荒者,蜷缩在刺骨寒风中瑟瑟发抖,一群狗冲着他们汪汪大叫,没有人愿意近身去管。奶奶听说后,一声不吭冒雪为他们送去了热汤热饭。天黑铺床时,她又毅然抱起一床棉被,深一脚浅一脚地给他们送过去。

关于奶奶的故事很多,爷爷讲了很多次,我也听了很多次,不但从来没有厌烦过,而且每听一次,我就谨记一次奶奶的善与好。

至今,我们还珍藏着一本奶奶曾经爱不释手的线装《唐诗三百首》,虽然书已破损严重,有着虫蛀和半个世纪的沧桑,但每次翻开,仍能闻到和当年奶奶翻开时一样的书香。

去的脚步,仿佛想让我们再陪她多说一会儿话、多聊一会儿天,又仿佛在说,孩子啊,慢点走!离开的时候,下了一晌的雨,终于停了。毕竟春深似海,拂面的风已没了凉意。河堤上茅草正抽新芽,点缀其间的蒲公英摇曳着小小黄花,湿漉漉的空气中,远处村子上空升起几缕袅袅炊烟。几只灰雀侧身在绿树和行人的头顶掠过,倏地就飞到了田野的另一边。

曾经,亲人的故去,像我们心灵深处一道深深的伤疤。随着岁月的更迭,这疤会结痂,我们也会渐渐递减了疼痛、减少了眼泪,但心底的怀念却是深切的,永远无法忘却的,而那道疤,也一直都在。

我不知道该用什么来形容这种感觉,或许,就像故乡的河流,我们有时甚至不愿忘记想念、忘记它的存在,但它始终不干不涸,绵远流长。一代又一代人走了,去了,而它时不时还会在某些怀念的日子里,流入梦中,轻轻牵动我们的乡愁,触动我们的泪点。